

1 埃拉斯慕斯， 卢森堡的伯爵

如果有人诽谤狗，我不会感到惊讶：
因为狗常常让人感到害羞，可惜。

阿尔图·叔本华

本来应该为它写上整整一本书，也许应该献上一台歌剧。总之是一部作品，让它留传世间，永垂不朽。埃拉斯慕斯，卢森堡的伯爵，属于那些神秘莫测的共同造物，它们有改变世界的才能。不过，尽管它拥有崇高的精神，无限的宽容，对人类非凡友好的天性，可仍然缺乏一点今天属于个性魅力的基本条件：伯爵不能说话，它没有钱财，而且……它只是一条狗。确切地说：一条纽芬兰长毛警犬，斑杂着褐色的黑毛。

当然，这一身狗毛还不足以成为障碍，因为

庭生活，科学家为什么替猴子要求人
跟一只狗的共同经历，狗丰富了家

我们知道，自从拉茜姑娘以来，另外还有一条苏格兰长毛大牧羊犬也能够享受轰动世界的荣誉。更不要说雷克斯了，它作为电视里的牧羊犬服务于正义事业至少具有国家级的模范性格。亲爱的读者，您，当然也包括我——，都倾向于从人类性格和行为的角度——即从人的角度——来观察世界。因此，我们感觉到距离那类生物越来越近了，它们是跟我们人最相像的动物：一只会说话的鹦鹉，一头好奇的大猩猩，一只滑稽的小海豹，从白色的毛皮内露出一双忠诚无瑕的眼睛打量着世界，就像我们人类的婴儿一样裹包在襁褓内。夜间树上褐色的小毒蛇、草蛉或者十字蜘蛛比较难有机会归类成受到我们赞赏的可爱动物的群体中去。可怜的昆虫死于蝇拍、书的封面和鞋底，人们憎恨它们，投药、捕杀、蔑视它们。这批多姿多彩的造物，生活在多姿多彩的微生物世界，却难以获得人类的承认。

现在，人们街谈巷议，都在讲意识转变。意识转变不仅在我们眼前悄悄地展开，而且还让我们身陷其中，难以脱身。我们的生活方式由于发明了汽车、飞机、电视和电话而发生了激烈的变化，电脑和遗传基因工艺学也具有同样的作用。我们必须学会从几百套电视节目、几千本新书和几百万页次的因特网上过滤我们的知识，在世界范围内

跟人类进行交换。我们跟他们素昧平生，从无任何来往。随着经济全球化，我们终于开始用完全统一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人们昂首进入了新的千禧之旅，世纪的大门指示着新的经验和研究。我们人类跟这座星球上的动物和植物全是浩瀚宇宙的组成部分，我们只有承认这一点，自己才能寻得延续生命的机会。哲学家们要求新的意识文化，其中清楚地表明一切动物——尽管它们不能说话——可是主观上也经历疼痛和对死亡的恐惧。

1997年底，有18条未曾发育完全的小抹香鲸在北极圈途中——没有如同平常一样——穿过不列颠群岛，而是如同其他同类伙伴一样提前进入一望无际的北海。专家们估计，由于轮船、海岛钻探或者地磁场的干扰以及深水的噪音导致动物走上错误的路线。等到它们完全丧失了方向时，便互相搅成一团，成为50多吨重的巨堆，积聚压死在丹麦北海岛屿罗木的滩涂前。几个小时以后，死去的动物成为旅客们惊讶的目标。举家老少围着、站着，纷纷拍下照片，父母亲难道不能以更好的方式给他们的孩子讲述这些聪明的海洋生物的生活，面对同类伙伴讲述他们模范的社会行为和讲述他们自己神奇的家庭生活吗？人们采用如此的方法一定不会唤醒对我们共同造物的注意和尊重。

多年的研究证明了，猩猩具有人的天性。它们能够分辨善恶，识别喜欢、拒绝、悲伤、无聊等感情。它们具有学习的本领，具有抽象的能力和好的记忆。

根据行为专家的意见，动物和人的区别很小。它们像人一样，要求平等的权利。有 30 位科学家，其中包括著名的研究黑猩猩的专家简·戈达尔在《猴类大工程》组织内齐心协力，希望共同为争取猴子们的权利而奋斗。他们的要求是：大类人猿——其中包括大猩猩，侏儒猩猩和其它类的猩猩——应该被同类的团体所接纳，承认它们是我们的共同造物，具有跟人同等的地位。

谁能拒绝它们和其他生物关于地位和自由的要求呢？谁敢把它们关在动物园内，对它们施行残酷的科学实验呢？

我们都知道，动物几乎在任何国家都遭受到虐待、剥削和侮辱。美国的行为研究专家佳雷特·狄亚蒙特撰文写道：“在细菌和人的表格上，我们总要在某个地方做出决定，判明杀害和谋杀、用餐和食人的分界线。”

如果我们善待家畜，那么，当它们死了的时候就应该保护它们，为它们悲哀。可是看一下圈养和喂饲的猪、鸡、牛犊和蛙，经历着多么残酷而又毫无怜悯的剥削。这

是它们的命运吗？这些屠杀的设备以恶毒的方式标志着我们这个世界的机械图案：动物是被看作无灵魂和无意识的生物。为了不遭受灵魂的谴责，甚至连基督教的教堂也坚持这类观点。教堂虽然谴责任何形式的虐待动物，可是却没有思想准备，也不愿意承认作为人类共同造物的动物应该享有不朽的灵魂。

科学杂志和电视节目普及了动物和人类享有同等重要的价值和认识。在美国，一些家庭宠物的主人甚至参加研习班，获得知识，调整他们和动物间的关系。尽管有许多行为超越常规，可是积极研究动物和植物，把它们看作人类的伙伴，看作世界共同的造物，毕竟有益于人类的自重，提高人类的责任心。

这里更不用提及那些知足而又温和的植物伙伴们，它们遍及卧室、浴室、厅堂和阳台，我们中大部分人都跟它们相依为命。平静而又碧绿的植物使我们的家室分外温馨。它们跟我们一样，也是生命体。可是，我们原来几乎并不认识它们。当我们不在家时，它们成天都在干什么呢？这类居室恋栈的生物跟我们这些不稳定的人类区别究竟在哪里呢？

我们在熟悉例如蓬莱蕉的感情生活时会有什么问题

吗？当一棵苍老的菩提树生活在山坡上时，我们会承认它的个性吗？它的生命历程是令人难忘的：它比我们年龄大得多，有时甚至 200 来岁，可以不受压力，没有拘束地发展，可以综观全局，蓬蓬勃勃，汁液丰富，十分华丽。

植物是地球上最古老、最大量的生命体。它们尽管固定在自己生长的地方，可是却让自己遍布全球。它们既没有跑路的腿，也没有发展计划的头脑，它们还不能像我们人类一样思考问题。可是，它们仍然能够对影响和危险作出及时的反应。跟动物一样，它们也意识到周围的环境。它们也许正在发展一幅完整的世界植物图。

卢森堡的伯爵 - 埃拉斯慕斯又被常常唤做波比——有时候我觉得它似乎也对周围一切产生了自己的思想。它多少回地蹲在劈啪作声的火炉前倾听我跟朋友们的促膝谈心，尽管它装做好像睡着了似的。它在头间令人难以察觉的颤抖也许表达了不满、赞成或者无可奈何。直到它死了以后，我才意识到，其实我早就应该更加细心地研究这头聪明动物的反应。

我一直觉得它在生前的许多行为是个谜。例如，它总是避免它的前任约瑟夫的分外舒适的狗窝。约瑟夫作为贪得无厌的雪山救人犬真是一条分外可怕的恶犬。它忍受着

剧痛，直到笨手笨脚的医生给它摘除了胃中塑料制品。可惜约瑟夫并没有熬过这场外科手术！

纽芬兰长毛犬波比生在 8 月 11 日那一天正是雪山救人犬约瑟夫死去的日子。如果我愿意相信灵魂转换，那么我对一切便都明白了。可是即使没有这类神话的可能，我却仍然浮想联翩：生命的谱系已经成为新的传记的内容。一个生物来到世界，它的头脑原则上跟人的头脑并没有区别。科学家已经找到了动物进行思想、做梦从而产生记忆的分子。它们也许跟我们一样，相互间都在分析对方。

如果有幸拿出生命的一部分时间观察动物的人将会证实这一点。关于聪明的狗、猫、马或者甚至乌龟，它们都能远远超越自身的行为对周围环境作出反应和表现自己，难道它们因此就有了意识和觉悟？这是连人在成为觉悟的存在方面都有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觉悟是一种完全的个人经验。迄今为止，我们的邻居和伙伴们是否拥有觉悟或意识，还不能获得明确的证明。我们可以简单地假定，它的行为举止如同我们一样。当它看到汽车上被拉破一条伤痕时会十分生气，而对生日礼物则表现喜悦和高兴。我们根据自己的经验可以假定，我们人类的伙伴们都会像我们一样思考问题。

对待波比，我也是依靠对它的行为进行观察，从而寻找答案，看它对待自己和周围环境是否具有明确的意识。

今天我才明白，当时我真应该更多地关注这头充满神奇的生物，它以自己的魅力、智慧、滑稽和爱心赢得了全家的欢心。例如，它怎么知道我正走在回家的路上，于是便在各种不同的时间内离开了自己舒适的睡觉之地，站在大门口等候我，直到终于看见熟悉的汽车沿着山路盘旋而来。当我十分生气时，会看到它在深夜又一次离开窝地，十分惆怅、懊丧地走出大门，我知道它的反应何其认真。当我还没有从椅子上站起来，它只能模模糊糊地观察我时，又怎么能够确切地知道我们将要一起外出散步？

我们从行为研究中知道，家畜对周围任何细微的指示都是十分敏感的。它们对所熟悉的任何人在身体方面作出哪怕是隐蔽的信号，都立刻转化为对它们有用的信息。当然，这些观察不会贬低人类共同造物的本领，相反，这会导致我们对它们更大的注意和关心。

波比常常成为我的几个女儿悲伤时出色的安慰者。我的女儿因为在学校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哭泣，经受初恋的悲伤或者跟父母亲发生了莫名其妙的龃龉时泪流满面。它排遣她们的痛苦，对那些琐碎小事根本不放在心里，它伸

出潮湿的鼻子轻轻地撞她们一下，好像在说：别太顶真了，总还得生活下去！终于，它就像所有的家畜一样，拥有随遇而安的本领，并以此满足了西方哲学家们最低的起码要求：及时行乐——拥抱今天吧！或者更简洁一点：昨天的那些问题跟我有什么相干？赫拉克勒斯的后裔经过长期的内心矛盾得出了“转瞬即逝”的结论，其正确应该写在它的宽阔的皮颈圈上。波比十分聪明，非常适应在一个热闹的、不受人注意的家庭中消度时光流逝和日常变化。此外，它还跟老猫咪娜分享这类性格。当然，后来还要讲到老猫咪娜，而且，波比似乎总是十分谨慎地试图接近它。

在我们共同生活的那段时间里，我们注意到，我们越是尊重它的智慧，用普通的口吻跟它讲话，把它纳入我们的生活，那么这头纽芬兰长毛犬就反应得越聪明，越忠诚。有时候我惊讶地发现，当我仅仅在思考问题时，它便已经接纳了我的许多信息。

从我跟这头了不起的灵巧动物相处以来，我悟出了一层道理，必须对那些跟我们十分熟悉的共同造物给予更多的帮助，从而使它们能够发展自己的潜力。跟动植物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将会改变我们的认识能力，明显地开拓我们的意识。

2 通往另一重世界的大门

我们可能过高地评价从世界上获得的知识，连几千年以前巨石阵的人们都相信自己拥有许多知识。当年适合他们的情况今天仍然适合我们。

马克思·特尔布吕克

为了同时说明：我写这本书是出于坚信动植物都是具有意识的，这就明显区别于我们的认识能力，也超过生理测量的范围。

一条巨大的深坎把我们人类和我们人类的伙伴分隔天壤之别。当我们站在这条深坎前时，我们一定以为在宇宙间我们是独一无二的。当我们的目光相遇时，我们有时候相信能够发现彼此信任的标志，油然升起加深我们之间联系的深厚感情。然后，我们又回到自己的

可以辨认颜色，一头黑猩猩掌握一门占有256个单词的语言，一头海豚对电脑会有所反应，行为研究专家跟动物对话，鸚鵡可以计数。

世界，把动物和植物们留在无法到达的王国，它们的语言是我们完全陌生的现象。

我们不用灰心丧气：近年来，行为研究专家取得了惊人的成绩，而且似乎已经超越了我们人类和动植物王国的界限。

当然，那条狗和我，我们一道在林中散步，嗅觉不出共同的气味，不会在共同的嘈杂声中大吃一惊，也察觉不到共同的痕迹。我们各自走在分属自己的现实之中，各自按着自己理解的谜典破译世界，在我们的头脑和我们的身体里好像没有共鸣的内容。

我们中间如果有谁幸运，被置身于我们的伙伴们所平行居住的世界中去，他一定会认识那个处境中崭新的、令人惊讶的领域。我们由此而经历的现实将给我们开启一扇通往另一真实世界的大门，让我们把地球当作一颗陌生的星球重新认识吧！我们人类的伙伴们生活的宇宙距离我们是如此地远，又是如此地近。为了达到那个境界，我们必须放弃古老的信念，投入我们全部的想象之力。有谁希望逾越我们感觉本领的界线，等待他的是我们智力和日常经验搁在那里的一重冒险？“当一头野猩猩从一旁深深地、充满着信任打量一个人的眼睛时，我们的感情世界便会受

到搅动。”作为作家和行为研究专家维托斯·比·特罗舍先生做如是说。“我们跟其他造物间在核心器质上具有深刻的联系。”

如果涉及到感觉世界的认知方法，我们人类并不具有领先地位。有的动物，它们的感觉世界可能比我们受到更大的局限，可是我们的大多数动植物伙伴却拥有我们完全陌生的传感器。也许只有特别敏感脆弱的人才能想象蝙蝠如何借助于超声波辨别方向或者想象蜜蜂如何感觉紫外线。信鸽拥有磁感应，有几类鱼能够感应电，它们都能分辨方向。响尾蛇可以动用挖掘器官，它像一架红外线摄影机能在黑暗中认出它们的热血牺牲品。

甚至连我们熟知的自然法则在与我们并行的共同造物的世界中只是部分有条件地适用。例如重力构造了我们的骨骼，主宰着我们的身体结构，决定着我们的家居住房的蓝图，这些是跟那些小昆虫完全不一样的。当一只昆虫从高空摔跌下来时，它会软软地着地。水蛃在湖面上走动着，身上却不会沾水，也不会沉下水去。水面的涨力使得这一切成为精彩的现实。

我们不妨趁着艳丽的春日观察一下丸花蜂的飞舞吧。它的体重大约为 1.2 克，翅膀面积为 0.7 平方厘米。按照

气体动力学规则，丸花蜂是不能飞行的，身体的大小、重量和形状，翅膀张开的比例关系，都使它不能飞行。丸花蜂没有读过科学著作，也很少研究理论物理，所以就飞舞起来，有时还能采回少许蜂蜜。

尽管有各种各样的才能，可是在事实上，所有的生物都仅仅记录了日常上演各类活动的少数内容。例如我们人类就没有看到无线电、电视图案和交流电，没有看到它们萦绕着我们如何活动。我们的意识是受到局限的，用于感觉这些所讲到的现象需要适当的仪器。

多少年来，科学家在动物王国里观察它们的某种行为，这只能用动物经过大脑思考和决定才能解释。迄今为止，这类专家都被人们笑话，被称为讲故事专家。说他们应该把对动物深层生活的观察任务让给少儿读物的作者或者让给痴心的自然爱好者。

我们必须研究动物的行为，借以知道它们是否意识到自身以及周围环境的存在。完全如同世界上具体的个人一样，它们体现了一个独特的、细小的意识宇宙，它费力地跟其他的意识宇宙产生沟通和理解。如同人类的伙伴一样，我们也完全烙有个人不同的经验，这些经验导致我们独特的个性发展。我们的生活状况和个人条件奠定了我们

在生活中的立场。

人类社会一种占主导的意见曾经把动物变成直觉的奴隶。现在，这类意见开始改变了。动物们显示的记忆力、学习本领、高度复杂的社会行为和分外完善的感觉器官显示了它们的智慧和意识。可是，动物们的个体意志在哪里？如何才能发现它？这些图案中究竟是如何活动的，迄今为止对研究者们仍然是个谜。

我们每天在这个地球上通过意识能够获悉许多新的知识，这些知识将导致我们思维结构的剧烈变化。对我们说来并没有普遍意义的世界概念，而仅仅只是一个形象。重新阐述每一项新的知识正是自然科学的任务和本质，而我们也应该用新的知识取代业已获得的陈旧观念。

曾经有 2000 名与会者聚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南部城市图森，希望解开被许多人称为对科学最大挑战的那则谜的答案：即人类的意识理解。这是一条多么艰难的道路啊！当他们认识阿雷克司，看到它的智力水平相当于一个 5 岁儿童时，他们是多么地惊讶，阿雷克司不愧为动物王国的杰出代表。这只灰鹦鹉不仅能够听懂一百来句话，还能辨别 7 种颜色和 5 个不同的形状。它能数到 6，而且按形状、颜色和大小区别不同物体。

1977年，行为研究女专家伊勒纳·佩泼贝尔克在动物商店买下这只小鸟，因为聪明的鹦鹉能够模仿人的讲话声。可是，女专家不是想教给这位带翅膀的宠物讲话的声音，而是教会它语言的意义，她由此发展起一宗教育法。学习和模仿能力很强的小鸟颇有兴趣地观察着，乐此不疲。

例如，当伊勒纳给她的同事一只苹果，一只桃核，一把钥匙或者一只软木塞时，问：“这是什么？”当被问的鹦鹉回答正确时，它便受到称赞，还能获得一份礼物。

很快，小鸟便参与了游戏，以沙哑的嗓音回答：“木塞！”接着，它便得到了自己喜爱的礼物。

阿雷克司甚至在意识研究专家的精英们面前也能回答困难的提问。伊勒纳给它掏出两把蓝色的，另外三把红色的钥匙，然后问：“这里有几把蓝钥匙？”它的回答是：“2”。“区别在哪里？”女专家又提出问题。阿雷克司不假思索地回答：“颜色。”它可以叫出50种物体，知道颜色、数字，甚至能够理解相同和不同的原则。

前来与会的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神经病学家惊讶得目瞪口呆。难道真的开启了一扇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大门，而在那个世界里也有抽象的分类，如颜色、形状和数字吗？

大多数意识行为研究专家感到必须承认灰鹦鹉具有迄今为止适用于人类的天性、意识。如果他们否认阿雷克司，那么他们如何解释这么许多复杂的现象呢？毕竟连一个 5 岁的孩子也不会做出异样的回答。

德国奥登堡的一对夫妇茜尔弗林和荷尔斯特·贝纳狄克思 20 年来养了一只鹦鹉，取名“布鲁诺”。这只黄胸脯的长尾鹦鹉在共同的家庭生活中学会了相当一批的词汇，借助于这些词汇它已经救助了主人两回危险。

“有一回，我一个人在家，门铃响了，一个征订杂志的人想卖给我一份杂志，”茜尔弗林·贝纳狄克思叙述说。“那个人相当横蛮，一面讲话，一面就跨进门槛，走入前厅。门突然从他身后锁上了，不请自来的陌生人已经进了屋子。”贝纳狄克思太太十分害怕，她知道独自在家，面对一个强壮的陌生人完全孤立无援。紧急之中，她朝楼上喊了一声：“荷尔斯特，快来，帮我一下！”那个人看出了虚招，脸上露出了奸笑。突然，他却大吃一惊，惊慌失措地望着上面，然后急忙逃了出去。一个洪亮的男人的声音让他十分害怕，这肯定只有布鲁诺，它大声地喊了几回：“怎么啦？这是怎么啦？”

另有一回，聪明的动物又成了救星。那是一个大斋期

前的星期一，荷尔斯特坐在电视机前观看狂欢节游行，他的妻子茜尔弗林在浴室里忙碌着。突然，她感到眼前一片黑暗，不觉扑倒在地。等她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时，她知道布鲁诺激动地在她身上走来走去，用鸟嘴啄动耳朵、鼻子，显得对她的状况十分不安。”快去叫荷尔斯特！”女人躺在地上不能动弹，小声地说。布鲁诺明白了，立刻飞入前厅，沿着楼梯趾高气扬地走了下来，当着看电视的丈夫面朝地毯上撒了一大块的肮脏。荷尔斯特感到很寻常，却并不理解。他把这摊看来似乎不幸的脏物擦去，又专心致志地观察莱茵人的欢乐了。小鸟不情愿地回到独立无援的女人身旁。“布鲁诺，帮我一下，帮我一下吧！”她小声地又说了一句。接着，鸟儿毅然决然地来到外面，站在楼梯的护栏上，发出一声叫唤，大声而又催促。荷尔斯特十分生气，走上楼来，妻子终于获救了。

布鲁诺属于唯一能与人用自己的方式进行沟通的动物种类，它和它的伙伴逾越了一条难以克服的沟坎，这条沟坎迄今为止把研究的专家们隔离在研究物体的另一旁——语言。可是狐狸、兔子、刺猬的情况，麝鼠或者金鱼的情况又是怎么回事呢？光看意识研究专家提出这些问题的事实，就知道它们已经在获得科学承认的途中迅步往前。